

每到大年三十，我家的八仙桌上总少不掉一道菜——鱼，哪怕是小得只有二三两大的小野鱼。唯独在那一年，等我们走了十五里的泥滑烂路，从乌蒙大草原上的牧场赶到四格，乡场上已经没有鱼的影子了。没有鱼吃鸡，我父亲有可能是仗着我母亲养得有几只鸡，更有可能是自我安慰。

赶上的是晚场，在场上转了转买些年货往家返的时候，乡场上只剩下几个收摊的生意人、几个冒烟的火堆跟满地的狼藉。夜幕降临，我们回到家里，裤脚跟鞋子上敷了一两斤重的泥巴。我母亲得知我们没买到鱼，安慰道，不吃鱼能怎么样，不就是一盘菜嘛。我母亲没有责怪我们，她能看轻一尾鱼在年夜饭上的地位，这对于我们而言，是莫大的安慰。

大年三十一大早，草原开始飘雪，飘得心事重重。雪迟疑的样子，像某片重要的雪留在了天上。我母亲从地里回来，顶着一团雪。她从围腰里边放下来一大把蒜苗，说其他的菜可以少，蒜这种佐料千万不能少。吃不穷，穿不穷，不会算计过日子一辈子受穷。我们庆幸大蒜比鱼重要。打理好那些被冰雪祸害得熟烂了一半的蒜苗，母亲把目光停在了一张胖娃娃骑鱼的年画上。啧啧，那条鱼好大好喜庆呀，还说没有鱼呢，这不是鱼？不算太笨的我们，多多少少听出来一点我母亲的遗憾：没有鱼的年夜饭不完美。

我弟说，妈，我去鱼塘边看看，说不定能钓到一条大鱼呢。门口确实有个巴掌大的叫“鱼塘”的池子，一年四季，田鸡，蝌蚪，水蚂蚱丰富得很。除了我弟，谁都晓

龙年清明，去龙眠山野外踏青，触摸龙的脉搏，感受龙的气息。这座龙眠之山，到了春天，春风唤醒了山谷，吹绿了四野，满山草木葳蕤，随风拂动。车子在蜿蜒的山道上盘旋，仿佛游走在绿色的龙脊上。

龙眠河在山脚处是开阔的，敞开的河床裸露着大小不一的石头。从车窗向外望去，溪水在石头间汨汨流淌着，清澈见底，三三两两的农妇蹲在河边石头上浣衣，捣衣声此起彼伏。河边捣衣的画面很久不见了。记得少时，经常陪母亲去江堤上洗衣服，沿岸一片捣衣声。有一回，乘母亲漂洗衣服的空档，也像模像样拿起棒槌捣衣，谁知手一滑，棒槌漂到江里，眼睁睁看它被江水冲走了，被母亲数落了半天。思绪又落到了河面上，“捣衣声相伴，岁月静如水。”这些诗句中的捣衣画面在眼前鲜活起来。

沿着境主庙水库迂回而上，阳光裹着暖风，一路同行。后视镜里，八十七岁高龄的石楠老师望着窗外，正沉浸在人与自然的和谐意境中，她如雪的白发被山风轻轻卷起，宛如飘动的诗行，散发出时光的韵味。这次她欣然接受了文友们的邀请，和我们一起走进龙眠山中，或许龙眠山也感受到了老人家年轻的活力，遂以风和日丽的姿态欢迎她的到来。

年年有鱼

卓美



争芳 李昊天 摄

得自从盘古开天地，没有哪个在池子里钓到过鱼。那时候我弟大概有七八岁的样子，这种年龄的娃不信邪。在竹竿上拴了根羊毛线，用细铁丝做了一个“鱼钩”，“鱼钩”上挂了一丁点儿猪头肉。戴上我父亲的虎头帽，我弟高高举着鱼竿往鱼塘而去。我母亲跟我姐喊不住，只好由着他去。二十分钟不到，咣咣咣拍门声，我弟是主动回来的。他没有钓到半尾鱼，两条清鼻涕掉到嘴里。

午后的雪一改清晨迟疑的状态，飘得急促。就像某个人突然想明白了某件事，彻底放弃了毫无结

果的眷念。草原场面过大，几千几万朵雪花奔向大地的时候，奔出恢宏的气势。等我们帮我父亲喂完牧场的羊回到家里，我母亲已经炸好豆腐，洗好长吃常有的白菜。炉火正旺，鸡肉的香气满屋子飘。过年了。炮仗声，墙上新崭崭的年画跟窗外的大雪攒足了年味。我们忍不住欢欣——那场大雪，甚至世上所有的雪，都是来人间过年的。

年夜饭做好，我母亲先弄好一大碗各种各样的菜跟饭给我们家的大黄狗吃。她说，黄狗平日里吃都是剩饭剩菜。过年让狗先吃是感谢，

也是老古人留下来的规矩。大黄狗摇着尾巴吃完年夜饭后，半坐在窝边看落雪。

长白菜端上桌子，炸豆腐、炖母鸡肉、洋芋皮跟芥丝迤邐而来。我们撸起袖子正要下手，我母亲让我们猜，她还有哪样重要的菜没有端上桌子。在贫穷的年代里，哪一样菜不重要呢，尤其是在大年三十。因此，我们始终猜不到谜底。我母亲抿嘴一笑的样子，特别像年画上的大明星。揭开甑盖，她端出来得意之作：芥面鱼。芥面鱼的中间，还放了半碗蜂蜜。鱼来了，年年有余。我母亲的声音脆得离谱。之前，我们没见过我母亲做过姓芥的任何东西。芥面鱼嘴对嘴地摆放在白底蓝边的洋瓷盘里，冒着热气的鱼身，泛着青灰色的幽幽光泽。鱼鳍跟鱼尾上，有跟真鱼一样的纹路。每条鱼都扭着妖娆的身姿，仿佛还在水里边游泳。鱼做了九尾，我母亲说，我们家的大黄狗也有一尾，狗也希望年年有余。用芥面鱼蘸上蜂蜜，我一口咬掉了鱼的半个身子。甜的滋味蔓延开来，从舌尖到心尖。

以上，是多年前的事。

昨天我先生说，今年过年，其他鱼都不想吃了，随便买几个鲍鱼吃算了。听他的口气，已经属于鲍鱼也不稀罕吃的那种人。我对吃鲍鱼毫无兴趣，况且，鲍鱼一丁点儿鱼的样子都没有。那一刻，我倒想起来多年前那九尾芥面鱼来了。也不是那一刻，每到过年的时候，那九尾芥面鱼就会回来。

今天，我们都过上了有余有剩的日子。可时间这条人间最滑溜的大鱼，它轻轻摆了两下尾巴，我父母跟我们的缘分就只剩下涟漪了。

龙眠山水溯源记

陈大联

“龙眠河水奔流不息，不舍昼夜，它从哪里来，又到哪里去呢？”有人大声发问。

“龙眠河从龙眠山流出后，流向嬉子湖，再汇入长江，最终归于大海。”朋友答道：“在龙眠山，溪流的源头应该有多处，据我所知，位于黄岭的大龙井瀑布上方是龙眠河的发源地之一，只是山高路滑，不方便老年人攀越。”

“源头”这二字似乎带有一种神秘的吸引力，就像一个人对自己的祖籍地一样充满好奇，同伴们对探索源头充满期待。石楠老师听说去龙眠河溯源，当即起了兴趣，她说自己每天都要步行五千步，正好走走路把中午吃饱的美食消化掉。于是，我们一行有了关键词：追本溯源。

瀑布是山涧溪流宣告告别故土的一种仪式，是入世到出世的一次跨越，大龙井瀑布就是这样一种决绝的告别姿态。不过，我们的兴趣不是观看飞流直下，自然也就忽略而过。车子经过大龙井瀑布绕到黄岭高处，一直行驶到路的尽头，而瀑布的源头更在山的前头，剩下的

土石山路就靠徒步了。我们一边攀行，一边欣赏着两侧山崖上盛开的映山红。满山的映山红，红得好像燃烧的火焰，在深谷野岭上兀自开放，无问西东，让孤寂的山谷有了春意。

我们到达黄岭边缘的时候，石楠老师在友人陪同下已先到一步。这里就是大龙井瀑布的上游了，更是龙眠河的一个重要源头，源头的水来自无数个石缝间的涓涓细流，它们相互聚积，彼此融入，由一个个细流汇入主流，形成一个节奏向山下流去。站在岭上，郁郁葱葱的树木遮挡了细流的模样，但挡不住流水的声响。山谷非常寂静，寂静得只听到这些细流的细微声响，单纯而干净。这些细流生来便是龙眠山的一分子，汇入龙眠河是必由之路，它既不能选择从哪里来，也不能决定到哪里去，顺应趋势，融入主流，为生命提供灌溉饮用的方便，这是它应有的态度，也是它的生命价值所在。

山路崎岖，石多路滑，我将上山携带的一根登山杖递给了石楠老

师，下山途中，有了这根登山杖，她步履愈加稳健，不输他人。开心之余，石楠老师口占打油诗一首：“自幼生在荆棘丛，尝遍风霜雨雪情。今为老者手中杖，步向人间路不平。”回程路上，聊到自己的人生，她不论是早年在企业工作，还是后来到文化局搞文学创作，都爱追本溯源，做事就要把事情来龙去脉弄明白。就拿长篇传记小说《寒柳——柳如是传》的创作来说，为了写好柳如是，她读尽钱谦益的所有诗词，阅遍与柳如是有关的文献，其中陈寅恪的《柳如是别传》更是阅读数十遍，甚至沿着柳如是的人生足迹实地走访、不倦求索……

追本溯源，原是一种人生态度。

